## 摘 要

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在唐朝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作为唐朝标志性的诗歌，伴随唐朝走完了由极盛到极衰的历程。在此期间，边塞诗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也基本能反映出唐朝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通过对唐朝不同时期的边塞诗差异的研究，可以对于唐朝的发展轨迹有一个基础的把握：盛唐颂战，尚战；中唐厌战，倦战；直至晚唐开始呼喊着反战，休战，诗风也逐渐由盛唐的慷慨激昂转向中唐的幽深哀婉，再到晚唐的凄凉萧瑟，通过各个时期的对比，在侧面反映出唐王朝自盛唐以来便从巅峰陨落，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边塞诗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在唐朝文坛留下了灿烂光芒，更是历史的镜子，忠实地映射出唐朝发展的历史轨迹。

关键字：边塞诗，盛唐，中唐，晚唐，安史之乱

## ABSTRACT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initially developed in the Han, Wei and other four dynasties and ushered in a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As the landmark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it accompanied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deas and writing styles expressed by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themselves can basically reflect the social reality and people's ideological situ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of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ang Dynasty, we can have a basic grasp of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eriods, it reflects the social reality that the Tang Dynasty has fallen from its peak since the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is not only a literary style, but also a mirror of history, which faithful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Middle Tang Dynasty, Late Tang Dynasty, the An Shi Rebellion

# 中晚唐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的差异研究

# 1时代划分

边塞诗是中国传统诗歌中非常重要且辉煌的一个类别。普遍认为：边塞诗初

步发展于汉魏六朝，而后在唐朝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盛唐时期达到了鼎盛。盛唐，自玄宗开元初年（713）到代宗大历初（766）年，约五十年。在此期间，唐王朝繁荣强大，国泰民安，这反映在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上就是精神高昂，大气磅礴。但随后的安史之乱带来了转折点。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拉开了唐王朝衰落的序幕。林庚先生就曾在《唐诗宗论》中说过：“盛唐时代之所以一去不返，主要的乃是因为这时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发生了危机，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开始走了下坡路，而这些又都只是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才能为人们所逐渐认识”。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即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文宗太和九年（835）共约七十年，政治经济都陷入了重重危机，皇位更迭，宦官专权，朝臣倾轧，藩镇割据，边患频发……在这种艰难的社会现实下，一种厌战倦战的思想潮流逐渐在边塞诗中抬头，诗风也逐渐褪去了盛唐时的高昂而变得哀婉，再到晚唐，即文宗大和以后的约八十年，又一次经历了黄巢之乱洗劫的唐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已成为必然，反战休战的声音已占据主流，诗风也相应变得萧瑟凄凉。

## 2社会现实的差异

盛唐边塞诗与中晚唐边塞诗之间之所以存在这如此明显巨大的差异，这与这些时期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首先，在盛唐时期，唐帝国国力强盛，这为边塞诗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唐承隋起，结束了纷争，又一次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王朝，且得益于开元，天宝两个时期的积累，盛唐达到封建王朝辉煌的顶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不同民族与国家间的来往愈加密切，带来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诗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这样一种盛世社会风气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变得开放旷达，精神高昂。生活在大唐盛世的唐人，特别是年轻的书生们，都有着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他们渴望得到明主的重用，可以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一展宏图，治国平天下。整个社会的时代氛围都是积极的，昂扬向上、朝气蓬勃，充满着活力，这就为了盛唐边塞诗昂扬向上的时代风格定下了基调。其次，战争的持续进行也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契机。在唐代，由于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并且一度在河陇天山等区域与唐展开了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唐朝三百年来的民族关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西疆边防成为了全社会人都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为何唐代产生了总量超过一千首的有关吐蕃的诗歌，其中就含有绝大部分唐朝边塞诗名篇。由于边疆战事不断，且对唐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诗人们逐渐将目光转移向边塞，由此创作出大量诗作，创作的繁荣将边塞诗推向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盛唐时期对外开放，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得到融会贯通，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开放宽容，日新月异的趋势, 给人以蓬勃的朝气和生命力。在这唐朝建立的空前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下，文学的种子得以茁壮生长，人们秉持着盛唐特有的大气豪迈，自信昂扬的时代精神，写就的雄壮诗篇，奏响了唐王朝的最强音。

与盛唐不同，经历了安史之乱的中晚唐，边塞诗在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下也有了非常显著的改变。安史之乱是盛唐与中晚唐之间重要的分界点，安史之乱不仅仅给中晚唐政治军事带来了动荡，也给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总计长达八年之久的叛乱带走了唐朝的繁荣，大唐盛世至此一去不复返。首先，安史之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其一，两税制替代了均田制，由此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其二，唐玄宗贪图享乐，使得安禄山有机可乘；其三，对外姑息养奸，由此引发了更多危机。由均田制改为两税制，改变了我国平均地权的中心地位，均田制的打破土地兼并使很多原本依赖于均田耕种的农民变为流民，加上唐玄宗持续骄奢，贪图享乐，统治阶级的腐朽更加重了底层百姓的负担，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经济困难与阶级矛盾被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唐玄宗终日纵情声色，不谋政事，放任李林甫排除异己，扰乱朝局，当时的政局也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唐朝的节度使政策一直以来被用以维持边防的稳定，但是在唐玄宗即位后，由于给予了节度使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权利，以至于在后期，造成了节度使转变为大军阀的恶果，藩镇割据，社会动荡。在经济矛盾、阶级矛盾，朝廷内部矛盾，边防不稳等等问题下，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随着安禄山以“忧国之危”为借口起兵范阳开始了，盛唐随之宣告终结，战火频发，统治阶级挥霍无度，人民苦不聊生。如果说在中唐，唐朝颓势初显，那么“黄巢之乱”则更是给唐王朝本就风雨飘摇的统治雪上加霜，大厦将倾，唐朝已被拉入即将分崩离析的深渊，皇帝失去了实权，藩镇割据，各方势力逐渐脱离了唐王朝的控制而各自为政，唐王朝的陨落已成定局。

将盛唐与中晚唐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加以对比，便能够明白，这几个时期的边塞诗为何有着如此显著的差距。

# 3诗人思想重心的转移

## 3.1 盛唐

基于盛唐恢弘的时代背景，诗人们往往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且对于名垂青时有着热切的渴望，在诗歌中表达着强烈渴望沙场杀敌，建功立业的愿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盛唐时期，文人们的思想重心由“重文”向“尚武”的转变。儒家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是中国占据了主流，但是到了唐高宗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逐渐衰弱，不再那么强势。《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就曾记载“宗嗣位, 政教渐衰, 薄于儒术, 尤重文吏。于是醇酿日去, 华竞日彰, 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 以权道临下, 不吝官爵, 取悦当时。……至于博士、助教, 唯有学官之名, 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 又拜洛, 封嵩岳, 将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 皆令出身放选, 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 唯苟希侥悻。二十年间, 学校顿时隳废”儒学的强势一直以来吸引着文人们通过科考取得功名，大展宏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人墨客们向边疆的发展，但是随着儒学的衰微和尚武情结的逐渐强势，带给了文人们不小的冲击，文人们不再执着于科考取得功名，此时的边塞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一展身手的平台，满怀着对于边疆的向往和对于边塞生活的热情赞颂，边塞诗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论及盛唐边塞诗，有两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即高适和岑参。

高适本便是将门之后，祖父高侃是唐朝名将，虽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早期渴望重用却不得，直至五十岁才被启用，但是他一直在诗作中一直歌颂着战士们精忠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营州歌》等等，往往都会用慷慨激昂的笔调表达出内心对于征战沙场的渴望。如“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等都无一不表达了高适对于战场杀敌，报效国家的追求。尽管高适常年不得志，诗作中也常含有些讥讽之意，悲壮之声，却始终围绕着“从军报国”的中心思想而展开。例如被誉为高适第一大篇的名作《燕歌行》，尽管有着“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愤懑不平，但这并不是盛唐的主调，全篇依然洋溢着男儿边关杀敌，报效祖国的英雄气概，可见高适仍在追求着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与高昂义气。

盛唐时期另一位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即岑参，与高适并称“高岑”。同样受到盛唐时期所独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影响，他的诗作唱出了盛唐这个时代不断进取的精神。无论是《送李副使赴碛西》“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胡歌》“关洗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还是《送人赴安西》“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万里奉王事，一心无所求”，都能反映出岑参不愿蹉跎光阴，惟愿奋发进取，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更是为了国家命运，黎民苍生，将个人命运与天下苍生联系在一起，更体现出诗人的个人魅力。不止如此 ，唐朝的尚武精神也在诗歌创作中给了岑参很大的影响，在《银山碛西馆》中，这样一句“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更是将岑参喷薄欲出的不再甘心终日与笔墨为伴，渴望投笔从戎的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体来讲，得益于盛唐国力的鼎盛，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充满自信，不仅仅局限于边塞诗，整个盛唐文坛都充斥着锐意进取的用世精神。而又由于盛唐边塞战事不断，尚武精神的逐渐兴起，给了边塞诗绝佳的发展机缘，诗人们充满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虽然偶尔会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忧愁，“君不见沙场征战苦”的苦涩，但这毕竟不是盛唐的主调,像王昌龄笔下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都是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盛唐的边塞诗人积极歌颂的母题。

## 3.2 中唐

当时间推移到了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唐王朝的统治已然处在了风雨飘摇之际，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土地兼并已让百姓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更是给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反映时代心声，边塞诗开始呈现出与盛唐截然不同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厌战、休战和反战”的思想开始在边塞诗中抬头。

中唐，是一个种种问题盘根错节如乱丝密网的时期，皇位更迭，宦官专权，朝臣倾轧，藩镇割据，边患频发……频繁的边患和内乱让唐王朝大伤元气，边塞诗已然没有了往日的豪迈大气，由最初的豪放之歌变作了边塞之怨。

中唐代表性的边塞诗人李益，诗风深邃古拙，哀婉悲怨，他的诗作中往往流漾着一种难以摆脱的思乡和厌战愁绪。李益长期征战，几度出塞，对于边塞兵旅的生活极为熟悉。李益“以征人的眼睛和心灵实地观察，体验而出的作品，极其真实，是同时代诗人虚拟想象之作所难以企及的”， 有盛唐之风却又不同于盛唐，充满浓重的乡愁和较为鲜明的反战主题。思乡常常作为李益边塞诗中的主体，并且与厌战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在思乡的哀怨衬托下，厌战的情绪显得更有说服力，令人动容。特别是《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吹奏芦管的声音，一夜之间出征的士卒们都望向了家乡的地方。还有《从军北征》中的“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远行的三十万征人，在月光下回首愿望。这两句表达出多少战士对于频繁战争的厌倦和对家乡的思念，厌战的情绪在悲戚的思乡愁绪的反复渲染中显得更为感伤和苍凉。然而尽管如此，中唐时期多少仍然存有些盛唐的余韵，再加上贞元，元和年间几次短暂的中兴又给与了诗人们些许复兴的希望，于是在一片沉沦之中，还是偶尔会有一些高昂的声音，比如李贺的“将军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仍然鼓吹着想要战场杀敌，报效祖国，就像是打给唐王朝最后的强心剂，还带有着几分盛唐恢弘气象的余响。

## 3.3 晚唐

但是到了晚唐时期，已经历过一次安史之乱已伤痕累累的唐王朝，又一次受到了“黄巢之乱”的冲击，江河日下，颓势渐显，已然是千疮百孔的末世，创作的主体完全失去了复兴的希望，沦入消沉绝望的深渊，边塞诗确实在晚唐时期随着国运慢慢地一步步走向衰落，但也不至于横空出世发展至鼎盛后瞬间销声匿迹让人觉得有始无终，这一衰落过程存在着很长一段延续时间，这段时间内也散落着一些佳作，反映出晚唐病态的社会现实和诗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晚唐时期，准确来说，只散乱地留存有一些边塞诗歌，而边塞诗人这种专注于边塞诗写作的团体可以说是逐渐没落了。边塞诗分散的存在于晚唐许多诗人的诗作中，因此，仅仅从诗人这一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讲，便于盛唐专注于边塞诗写作的边塞诗人完全不同。身处于国力衰微的末世，这些诗人们从更贴近战争的战士和战士家属的角度，表达了人民心中真实的看法，对于战争本身的残酷进行了深刻的控诉。边塞诗此时完全变作了反战和休战的呼声，而显得异常凄厉和惨烈。

曹邺的《蓟门北行》中，“古来死未歇，白骨碍官路”描绘出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在战争面前，一个普通的士兵生命随时有可能凋零。“不如无手足，得见齿发暮。乃至七尺躯，却是速死具”是士兵们感叹不如没有手脚，这样才能保全性命到老去，如今虽身体健全，在战场死亡却如影随形。从士兵的角度，甚至愿意用残缺的身体换来苟延残喘的生命，深刻的体现出了战争的残酷，生命在战场上是如此的脆弱。然而如果说盛唐士兵为国就义，慷慨赴死是有着爱国尚武精神的指引, 那么晚唐士兵的殉难可以说是无奈而没有意义的。反映在诗作中，便是晚唐边塞诗开始大篇幅地对生死从人性的角度做出了深刻的思索，这种人道主义的思考在盛中唐是很少出现过的：他们既精心地描绘出残酷的现实, 也深沉地批判了战争带来的恶果，甚至矛头直指造成这一切混乱悲剧的根源—统治者对于底层士卒生命的蔑视和战争策略的错误。如此刺眼的牺牲，基于晚唐已千疮百孔的局势，却无法带来的有着希望的未来。马戴的《征夫叹》中，“稚子在我抱，送君登远道。稚子今已行，念君上边城。蓬根既无定，篷子焉用生。但见清防胡，不闻言罢兵。及老能得归，少者还长征”。这首则是从出征士兵家人的角度进行描写。既然你无法安定下来，生下来孩子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你老得可以回归家乡，孩子又要再次踏上征途。借由征妇之口，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战争的无奈与反对表达得淋漓尽致。战争持续不断，带给黎民百姓的痛苦也不会终结，只有结束战争，这种世代延续的痛苦才能得以终结。

以上都是以士兵即士兵家属的角度为切入点表达厌战休战的情绪，还有些诗人则直接对战争的残酷进行描写，曹松的《乙亥岁二首》“请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李山甫的《兵后寻边三首》“千里烟砂尽日昏，战余烧罢闭重门。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卷地朔风吹白骨，柱天青气泣幽魂。自怜长策无人问，差戴儒冠傍塞垣。”直白的对于战争残酷进行刻画，战后的白骨与残败景象触目惊心，以如此惨烈的战后状况对战争进行控诉，发出休战的呼喊，感染力不可谓不强。

总的来说，唐朝的边塞诗在唐朝由极盛到极衰，思想重心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它更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时刻反应着时代的风气和国运的兴衰。在盛唐的黄金时代，它颂战，尚战，反映出诗人们积极入世，锐意进取的豪情壮志，反映出一个时代强烈而自豪的文化自信，到了国力渐渐衰退的中唐，它厌战，倦战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渐渐被思乡厌战的愁绪所替代，当唐王朝最终到达了日薄西山，大楼将倾的末代，它也随着国运的衰落而渴求着反战，休战，真实地体现出在兵荒马乱的末世，诗人们对于战争带来的痛苦深沉的思索和对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

# 4诗歌风格的转变

唐朝国运的更迭不仅仅表现在边塞诗的思想重心中，在诗歌的写作风格上更是体现得犹为明显。

## 4.1 盛唐

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作，诗风正如同盛唐煊赫的国力一样瑰丽雄奇。初唐到盛唐这百年间，由于边疆的不断开拓，和外族文化的融合，给唐朝举国上下都带了蓬勃的生命力和阳刚的尚武精神，盛唐的诗歌得益于此，一改前朝诗歌的审美取向，开始追求阳刚崇高的美感，盛唐边塞诗便是这种崇高庄严的典型代表。盛唐边塞诗熔铸了盛唐慷慨激昂的时代精神，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盛唐诗人都有着写作边塞诗的爱好，不仅仅局限于以边塞诗而在诗坛扬名的岑参、高适、王昌龄等，王维、李白这类不以边塞诗见长的诗人都有佳作问世。

纵观盛唐边塞诗，“壮美”一词几乎适用于描述全部的诗作。这种壮美的额风格不仅来源于锐意进取，蓬勃高昂的时代精神，也得益于塞外雄奇粗犷的自然风光。广袤无边的大漠，扑面而来的热风，直冲天空的狼烟，巍峨连绵的雪山……组合而成瑰丽雄奇的塞外画卷。提到塞外风光，岑参笔下就曾写就了无数雄奇的边塞风景。“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冰封的雪海边，大漠中的漫漫黄沙一直被席卷入天上，风中裹挟而起的沙石如斗一般巨大，这是典型的绝域风沙景色，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与中原截然不同的雄奇景色，读来惊心动魄，直让人想感叹壮丽二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寒冷的北风席卷而过，遍地是被风吹折的干草。塞外八月雪花便开始纷飞，就像突然一夜春风吹来，千树万树都开遍了梨花。这句是岑参的千古名句，凛冽的寒风，纷飞的白雪，本应是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诗人却将之与千树万树的梨花相比，将蓬勃的热情注入严寒的冬天，迸发出壮美雄奇的力量，一种广阔而美丽的景象呼之欲出。塞外的壮美河山赋予了诗人们无限的灵感，诗人们开阔的创作精神又在诗作中赋予了塞外风光永恒的生命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落日照大旗，风鸣马萧萧”……

王国维曾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如此雄奇瑰丽的边塞风光，皆是诗人们朝气蓬勃，豪迈奔放内心的折射。盛唐边塞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多用汉朝的典故，眼下情状与遥远的时空遥相呼应，充满了历史的浑厚和雄壮感。

盛唐尚武，在中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悉数唐之前的各个朝代，都不乏边境战争的爆发，然而在各个方面可堪与盛唐相比肩的，则唯有汉朝。更加重要的是，在西汉与匈奴持续多年的战争中，不断涌现出像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这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将领和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这一切都给尚武的盛唐边塞诗人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灵感，为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文本。自古以来，我国诗人便惯用象征的手法，多用虚写而少实写，意在营造出一种“似”与“非似”，“像”与“非像”的难以言传的朦胧意境之美，将写作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若盛唐诗人在描写边塞之时一味以固有受限的边塞景物入手，则不免会沦入“狭”且“专”的境地，于是诗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汉代，虽汉唐之间有千年的时间阻隔，但汉朝层出不穷的英雄传说最能给盛唐诗人带来足够的遐想余地，也最契合盛唐时期人们心中的恢弘之气，封狼居胥，饮马瀚海,都是异常壮烈豪迈的历史意象，是每个有志于投身边防的人心中的最高荣耀，于是诗人们将历史时空与当下相结合，赋予了盛唐边塞诗浑厚壮烈的历史感。

高适那首著名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碣石间。”以“汉”与“匈奴”的冲突开篇，借古讽今，把汉代的典故引入盛唐中来，打破了单一的局面，藉由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感而成了开放的态势。盛唐边塞诗的壮美还体现在意境上的悲壮和崇高，悲壮美是盛唐边塞诗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萧索的塞外风光，士兵们久戍难归，语言描写沉郁顿挫，悲怆慷慨，但虽有“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的黯淡凄凉，“青海云长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寂寥悲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无奈沉痛，盛唐边塞诗却能从边疆战士惨淡的边塞生活当中出发，升华出一种庄严的为国家而战，为理想而战的崇高之美，“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的奋勇直前，“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慷慨坚毅，“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豪放潇洒，展现出盛唐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讴歌赞美着奋不顾身，锐意进取的英雄气概。

## 4.2 中唐

如果说盛唐边塞诗以岑参、高适为中心那么中唐边塞诗则是以李益为中心，虽然两者为同一题材，但前后两期的风格却不尽相同，由于时代的差异，边塞诗从盛唐时的壮丽一转成为中唐的哀婉幽深。安史之乱带给了中唐诗人强烈的失落和感伤，虽然诗人们一再留恋开元、天宝盛世的歌舞升平，前辈的慷慨激昂，也还渴望着“月黑夜风高，单于夜循逃。欲将轻骑追，大雪满弓刀”的英雄气概，但是痛苦的现实却又牵制着他们陷入感伤和迷茫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所诞生的诗歌大多是沉郁责怨之作，诗歌多从现实出发，积郁顿挫，很难再找到盛唐时期人们神采飞扬地追求功业和期盼理想的影子。

总的来说，基于时代的特点，盛唐边塞诗人身处盛世，热衷于抒发远大志向，作品中更多的是建功立业的慷慨激昂；而在中唐，边塞诗人已然身处乱世，侧重于叙事抒怀，作品中多的是忧郁哀婉的责怨，充满了抑郁感伤。这点从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边塞诗人李益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士卒思乡”之情是李益边塞诗作中最精华的主题，这一感情的表达便已经基本奠定李益的作品风格决不可能宛如盛唐那般恢弘大气。无论是《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还是《夜上西城听梁州曲》“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无一不是抒发戍边战士们幽深凄婉，抑郁难解的思乡愁绪，与盛唐锐意进取的昂扬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与中唐以揭露批判为主的现实主题相映衬，边塞诗中的形象大多数都是徘徊张望、幽怨哀伤的，一般来说，“思乡”的士兵是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形象，在李益的诗作中多有涉及。将人物形象塑造为哀怨彷徨的士兵，这与盛唐的丰富传神的英雄形象相比，不免便显得惆怅单薄，迷茫怅惘。

除此之外，李益还擅长用意象来烘托出气氛和意境，李益的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 》就将士思乡之情表达得百转千回，将哀婉之风展现的淋漓尽致。“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回乐峰前的沙地宛如一片白雪，受降城外的月光如同秋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芦管吹奏的声音，一夜间，远戍的征人个个都眺望着故乡。，“沙似雪”“月如霜”，荒漠，白雪，明月和秋霜，都是易于营造感伤气氛的意向，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气，用充满寒意的景物来渲染心境的愁苦凄凉。在异域的黄沙中，一轮孤月在空中高悬，苍茫而有孤寂，士兵个人的前途也如同一样飘摇而迷茫。李益还以“芦管声”来倾诉无边的愁绪，凄厉的边声更衬托出士兵们思乡愁绪的沉痛。李益通过对边塞意象十分熟练的运用，将诗情、画意和音乐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意境隽永，感人肺腑。

## 4.3 晚唐

如果说中唐边塞诗虽然哀婉幽怨，却多少还残有些盛唐气象的余响，那么到了晚唐，边塞诗则由于创作主体完全沦入失望的深渊而变得异常凄厉萧瑟，色彩阴郁，气氛悲苦，感情压抑，完全是对一个王朝末期兵荒马乱景象的真实再现。

这种萧瑟一方面来自于大量篇幅的战争描写，晚唐边塞诗多采用较大的篇幅直击战争血腥惨烈的场景，极力去渲染血腥肃杀的气氛，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如李山甫的《兵后寻边三首》“卷地朔风吹白骨，柱天青气泣幽魂” 席卷而来的朔风吹过堆堆白骨，冲天的青气是幽魂们在悲恸哭泣。“日暮却登寒垒望，饱鸱清啸伏尸堆”日暮时分登上寒垒眺望，只能看到饱食的鸟伏在尸堆上鸣叫。“新血溅红黏蔓草，旧骸堆白映寒辉”，新溅下来的鲜血黏在蔓草上，把草都染红了，骸骨堆在一起反射着寒光，对于战争过后浮尸千里场面的描写是如此惨烈直接，这在盛唐和中唐时期都不曾出现过，大量关于“骨”、“血”、“尸”的描写，白骨露野，流血浮丘，让人不寒而栗，如此萧瑟凄凉。陈陶的《陇西行四首》“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沈彬《吊边人》“白骨已枯沙上草，家人犹自寄征衣”可怜那路边的无名白骨，也曾经是姑娘梦中思念的恋人，也曾拥有着寄来征衣的家人。将战争的血腥，生命的逝去与温馨的爱情、亲情联系在一起，当面临战争时，人间的一切美好都会被轻易碾碎，战争背后的酸楚，让人潸然泪下。

而晚唐边塞诗的萧瑟风格另一方面则来源与诗人们发自内心对于腐朽时代的灰心和绝望。战争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有战争就会有流血牺牲，但是在盛唐，边塞诗人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引导下，其作品大部分是对牺牲的赞颂，为国献身光荣而崇高，会得到广泛的赞颂和荣誉。然而在晚唐统治者荒淫无道，民不聊生的局面下，诗人们英雄主义的浪漫理想破碎了，开始直面战争的残酷，对于战争的批评和控诉也变得愈发尖锐，矛头甚至直指将军和皇帝，“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封侯的荣耀背后不过是累累的白骨，“帝乡青楼倚霄汉，歌吹掀天对花丹。岂知塞上望乡人，日日双眸滴青血”皇帝在宫中纵情声音，又何曾知道塞上的战士对于家乡的思恋日日不得平息。统治阶级的腐朽让他们觉得人民只是战争的牺牲品，个人的生命在战争中迅速走向枯萎与终结，却看不到家国的前途和希望，在没有未来的穷途末路中，萧瑟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是必然会达到的趋向。

# 5总结

总的来讲，边塞诗就宛如一块历史的镜子，可以映照出唐朝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整体来说，盛唐是唐朝国力的巅峰，也是边塞诗发展的顶峰，边塞诗人们尚武、颂战，无论是诗人的思想还是诗作本身的艺术风格都体现出了盛唐的煊赫国力和昂扬气势，到了中唐，经受过了安史之乱带来的冲击，并且伴随着不断涌现的里忧外患，唐王朝国势慢慢衰微，颓势初显，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唐边塞诗由盛唐的激情高昂转为了幽深哀婉，由对于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讴歌逐渐发展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家乡的思念。两个时期分别有着各自的代表诗人：盛唐的高适、岑参和中唐的李益，且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两次创作巅峰。然而到了晚唐，又一次经历“黄巢之乱”的洗劫，唐王朝江河日下，分崩离析已成定局，英雄主义的消冷下，边塞诗写作渐渐式微，没有了边塞诗人这一专属名词，而逐渐散落在各个诗人的诗作当中。在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晚唐困境下，诗人们对战争开始了尖锐的指控，反战和休战的呼号开始盛行，诗风在满目疮痍之中最终变得萧瑟而悲凉。总之，如果说盛唐边塞诗就像中天丽日那样光辉灿烂，那么中唐就是午后的斜阳，到了晚唐，它便化作一抹绚丽的余晖，为唐代边塞诗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 参考文献

[1] 陈芒. 试论中唐边塞诗风的审美嬗变.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04期

[2] 戴伟华. 岑参边塞诗新论——以人缘和地缘为视角.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06期

[3] 高建新. 李益边塞诗及其对唐代中国北疆的书写. 中文学术前沿，2015年02期

[4] 葛培岭. 论晚唐边塞诗的萧瑟风格. 中州学刊，1986年06期

[5] 龚国平. 晚唐边塞诗的休战与反战意识. 时代文学，2010年10期

[6] 蒋寅. 大历诗人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姜玉琴.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06期

[8] 李斌城. 盛唐的社会风貌. 求是，2012年03期

[9] 林宗. 唐诗宗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5年

[10] 路云亭.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期

[11] 马鹏飞. 试论盛唐诗人岑参边塞诗的文化价值.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10期

[12] 倪培翔. 略说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 唐代文学研究，1999年00期

[13] 曲琨. 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探索与争鸣，2006年04期

[14] 任江鸿. 高适边塞诗的艺术风格. 西藏科技，2017年08期

[15] 佘正松,王胜明. 李益生平及诗歌研究辩正. 文学遗产，2004年03期

[16] 宋昊宸. 安史之乱对唐朝边塞诗发展的影响分析. 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01期

[17] 杨栖. 豪壮为主，杂以柔情——论岑参边塞送别诗的内容特征.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8年05期

[18] 余恕诚,王树森.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01期

[19] 张月. 论高适诗歌的音乐美学.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0期

[20] 周建军. 论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和沉响. 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03期